



調制波旁可樂鷄尾酒

大二暑假，我去一家酒吧做了助理調酒師。這個超級酒吧共有兩層，可以輕鬆容納1000人，我在樓上的橢圓形島台酒吧工作，四周環繞着喧囂躁動的人。

上班的第一天，組長給了我一份手寫的鷄尾酒製作清單，要求我記熟。三天時間里，我用準備高考的精神記住了所有鷄尾酒的調制方法，還熟悉了各種杯型(高球杯、淺碟香檳杯、岩杯等)，以及每種鷄尾酒所需的酒水券數量。

當舞臺上本土搖滾樂隊嘶力竭地唱着歌曲時，我抓緊時間在吧台把一切準備妥當。樂隊的演出一停下來，客人們就沖到吧台，揮舞着手里的藍色酒水券，點着諸如“螺絲起子”“長島冰茶”和“新加坡司令”之類的鷄尾酒。

穿過喧鬧的音樂，一位客人在櫃檯對面沖我喊“甘露咖啡牛奶”。我在腦海里快速搜索前幾天晚上記熟的鷄尾酒製作清單，卻實在想不出這一款酒的製作方法。尷尬的我不想勞煩客人再說一遍，於是轉身問後方的同事。他回答：“棕色奶牛！”我知道棕色奶牛，這款酒在那張清單上，只是客人用了不同的名字，我就不知所措了。

最初幾天，儘管非常努力，但因為缺乏酒保經驗，我手忙腳亂實在無法招架。不管我的動作有多快，我都應付不過來，排隊的人一直不散。樂隊回到舞臺，許多客人依然口渴萬分，只能無奈地離開吧台。我就這樣忙亂了一周。周六晚上，我又開始面對吧台前不斷叫嚷着吸引我注意力的客人。有個人沖我喊“一杯彩虹”。這是一款製作程序特別麻煩的鷄尾酒，要將7種不同的酒以及糖漿依次緩緩倒入杯子，調好這種五顏六色的酒大概要花5分鐘，如果不小心出錯沖亂了分層，那就砸了。

我停了下來，站直身子，直視人群問道：“我現在要做波旁可樂，誰想要？”立刻有一半的客人，包括那位點了“彩虹”的客人，都改口要波旁可樂。我數了數，總共12份訂單。我擺了一排玻璃杯，加入冰塊，從第一杯到最後一杯連續不斷地倒入波旁威士忌，然後拿起蘇打水槍往杯里注入可樂。客人們興高采烈地用酒水券換波旁可樂。然後，我繼續做金湯力，這是酒吧里第二暢銷的酒。

客人們很開心，因為他們很快就拿到了酒；我的經理很高興，因為我賣出了更多酒；我自己也感到很欣慰，因為我讓客人和老闆都滿意了。

這件事情告訴我，有時候人們並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，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接受什麼。這家酒吧的客人大多只希望在2分鐘內拿到飲料，但菜單上沒有“2分鐘就做好”的飲料，我用標準化生產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。

作者：[新加坡]沈文才 [新西蘭]西蒙·莫特洛克 馬艷譯

秋天的懷念

雙腿癱瘓後，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。望着天上北歸的雁陣，我會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；聽着聽着李谷一甜美的歌聲，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牆壁。

母親就悄悄地躲出去，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着我的動靜。當一切恢復沉寂，她又悄悄地進來，眼邊紅紅的，看着我。“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，我推着你去走走。”她總是這麼說。母親喜歡花，可自從我的腿癱瘓後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。

“不，我不去！”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，喊着：“我可活什麼勁！”母親撲過來抓住我的手，忍住哭聲說：“咱娘兒倆在一塊兒，好好兒活，好好兒活……”

可我卻一直都不知道，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地。後來妹妹告訴我，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來覆去地睡不了覺。

那天我又獨自坐在屋裡，看着窗外的樹葉“唰唰啦啦”地飄落。母親進來了，擋在窗前：“北海的菊花開了，我推着你去看看吧。”她憔悴的臉上現出央求般的神色。

“什麼時候？”“你要是願意，就明天？”她說。我的回答已經讓她喜出望外了。“好吧，就明天。”我說。她高興得一會兒坐下，一會兒站起：“那就趕緊準備準備。”

“唉呀，煩不煩？幾步路，有什麼好準備

的！”她也笑了，坐在我身邊，絮絮叨叨地說着：“看完菊花，咱們就去‘仿膳’，你小時候最愛吃那兒的豌豆黃兒。還記得那回我帶你去北海嗎？你偏說那楊樹花是毛毛蟲，跑着，一腳踩扁一個……”她忽然不說了。對於“跑”和“踩”一類的字眼兒，她比我還敏感。她又悄悄地出去了。

她出去了，就再也沒回來。

鄰居們把她抬上車時，她還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鮮血。我沒想到她已經病成那樣。看着三輪車遠去，也絕沒有想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。

鄰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時候，她正艱難地呼吸着，像她那

一生艱難的生活。別人告訴我，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：“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……”

又是秋天，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。黃色的花淡雅，白色的花高潔，紫紅色的花熱烈而深沉，潑潑灑灑，秋風中正開得爛漫。我懂得母親沒有說完的話。妹妹也懂。我倆在一塊兒，要好好兒活……

作者：史鐵生



密友

二十多年的老友，從同窗到同城，從故鄉到異鄉，雖是“藕斷絲連”，亦能隨叫隨到，隨時約會。

按說，長跑老友，該是無話不談，言無不盡。偏偏兩個人坐在一處，有時倒成了沉默的一對。喝茶，發呆，望窗外風景，有一搭沒一搭地東拉西扯。

多麼多少知道各自一攤事，也不點，也不提，閉口多過開口。你難，我知你難；你苦，我知你苦，朋友之間到了這個份兒上，沉默最好。

所以，才有人說，越是好友，越不聽你訴苦，也不向你訴苦。誰不是門門功課在身，有時間憶苦，不如思甜。

這個時候，真心以為古人造字編詞，有着無上智慧。是密友，而不是“蜜友”。好朋友，不必甜言蜜語，只要心的距離很近就夠了。

兩個人見面說話，你夸我：容光煥發，年輕十歲；我夸你：握珠抱玉，早晚騰達。外人一聽便知，兩個人不是深交，場面話而已，不得當真。

老朋友，沒辦法這樣甜甜蜜蜜。來日方長，能甜到幾時？

“寡水一杯，坐下來慢慢喝呀！”

這樣對你說話的人，已經視你為密友。

作者：草予

皮箱人生

這販子三年前就敲過我家的門。他爬樓梯上了樓，一家挨着一家按門鈴，你剛把門開了一條縫兒，他就會把隨手提着的皮

一樣的一串台詞，關門，生活恢復原樣。

有一次，出於人道主義考慮，我想送他幾分錢，竟然惹得他火冒三丈：“先生，我不是要飯的！”說完還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前天，他又出現在我家門前。“香皂要不要？”他問道，“剃鬚刀片呢？”

我突發奇想。“好吧，”我說，“給我一枚剃鬚刀片。”

“尼龍牙刷？”販子似乎沒聽見我的話，繼續問道。

“我說我要剃鬚刀片。”

“塑料梳子？”

“你聽不懂人話嗎？”我脾氣來了，“我要剃鬚刀片。”

“什麼？”

“剃鬚刀片。”

他突然間一臉的驚訝：“為什麼？”

“一枚新刀片。我想……從你這兒……買……一枚刀片！”

“衛生……”販子的聲音突然降得很低，“紙……”

我把皮箱從他手里奪過來，打開。竟然是空的。里面一無所有。

“你這是什麼意思？”

販子倒發起火來。“從來沒人買我的東西！”他大叫起來，滿臉通紅，“我提着那些東西有什麼用啊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我想讓他安靜下來，“可是……你……為什麼還要……挨家挨戶地按門鈴？”

“人總得謀生吧，先生。”

說完，他轉身就走，又爬了一段樓梯，按響了塞里格家的門鈴。

作者：[以色列]以法蓮·基雄，脫劍鳴譯

短文精選



箱往你門口挪一挪，問道：“香皂要不要？剃鬚刀片呢？”

人們回答：“不需要，謝謝。”

“尼龍牙刷？”

“謝謝，不需要。”

“塑料梳子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衛生紙？”

“咣”的一聲，門就關上了。從那時起，每隔半個月，這販子就會來一次，按門鈴，一摸

母親的起床聲是窗外的鷄啼，我的起床聲則是侄兒們的呼喚。他們一個六歲，一個三歲，在我睡夢正酣之時，忽然銳聲喊着“奶奶，奶奶”，非要等我媽回應了才休。那時候，我媽可能在竈房燒火，可能在樓上晾曬衣服，呼喚聲一起，她立即就要扔下手頭的活兒，一路小跑地攆到臥室去，晚了的話兩個小鬼頭又要一頓號哭的。她的一天就是這樣開始的，催着兩個侄兒起床，給他們一個個把完尿，穿好衣服，又趕着去熱菜。中間穿插着侄兒們摔了一跤她急忙去安撫，大侄兒玩煙花炮她高聲呵斥，水缸里的水溢出來她也趕過去關掉水龍頭。

她的新年也是一樣地沒有空閑，她要完成整個大屋子的清掃，三餐的飯食，招待前來拜年的親友，清洗每天家里人因為在村莊泥地里走來走去變得臟兮兮的衣物。白天忙罷，晚上又要準備好全家人的洗澡水，待到都洗好澡，她就着洗澡盆咕咕咕地洗衣服。諸事忙畢，上床了，兩個侄兒一邊一個，得哄着睡覺。小侄兒晚上要起來把兩次尿，否則尿床了又要洗床單。哥哥因岳父腦出血，跟嫂子在醫院照顧着，連除夕夜都回不來。

往年的除夕夜，還沒有這兩個小傢伙，是我跟母親一起在家度過的。爸爸早早地借用上廁所的理由跑去打牌，哥哥也被哥們兒拉去搓麻將。按照習俗，大屋所有的燈都明晃晃地亮着，母親在房間備好糖果，我們就坐在一塊兒看電視，閑閑地聊天。那是一整塊與母親相處的時光，可以任意地想着如何打發。我起意吃餃子，就一起到竈房去，我燒火，母親下餃子；或是一起剝花生米，為明日正月初一的丸子做好準備。屋子裡的寒氣，逼着身子都窸窣

抖起來，好辦，母親用廢棄的酒精瓶灌好滾燙的開水，我們就着它暖手。

今年的除夕突然停電了。動畫片才看到一半，整個屋子刺那間黑漆漆的。侄兒們又是銳聲喊着奶奶。母親那時還在廚房里洗碗，聽



過年時

到叫聲，一路摸黑走到堂屋，點起桌上的一根紅燭。侄兒們借着微弱的燭光，奔到母親身邊。我跟他們一起坐在堂屋的長椅上。燭光跳閃，侄兒們在堂屋當中玩耍，他們的影子在牆壁上忽而高大忽而矮小。見此，兩個小鬼頭望着牆上的影子來回跑動，一邊比誰的影子大，一邊叫奶奶來評比。母親剛說大侄兒的大，小侄兒就不服氣，又是一氣兒跑動，母親又急忙念叨着別摔着了。她的眼睛一直在這兩個小鬼頭身上，偶爾回頭看我坐在一邊，補上一兩句，問要不要吃東西，我說不用。過後看到門外的煙花噹噹地在空中綻放，我抱着小侄兒到豆湯

中站着，讓他仰頭看天空中那明亮的星星，母親牽着大侄兒在門口放着煙花炮。

母親將我小時對我說的話，再次說給了家里新一代的孩子。我小時驕縱的脾氣，新一代的孩子又一次給了母親。時間對於母親是輪

回的。我常常隨着母親的腳步，一路看着她在臥室、堂屋、竈房走動，她幾乎沒有一刻空閑。好像家里沒有這個人，就會散亂一團。因為哥哥的腳病一直不好，母親約着嬸嬸一起到隔壁村找人看。她不在家的時間里，兩個侄兒哭啞了嗓子，爸爸找不到穿的襪子，哥哥要洗澡卻沒有開水，幾乎一時間都亂了套。她怎麼還回不來？過了十來分鐘，又問她怎麼還不回來。一個個空着手待在各自的位置，都不知道如何開展下一步行動。我一時間充當了母親的角色，給每個人想要的，你的襪子，你的洗澡水，不哭哦，奶奶馬上就回來。在不間斷的各種訴求里，

我又開始給他們熱吃的，打掃大侄子扔了一地的橘子皮，抱着哭叫的小侄子給他找蘋果吃。在這短短幾個小時的時間里，我腦袋里充滿了各種瑣碎的事情。我想象着母親是如何度過這一天又一天重複冗雜的生活的，這當中並無樂趣可言。

很快我就又要離開家去工作了。臨走的晚上，母親難得來到我的房間。侄兒們都在看動畫片，暫時鬧不到她。我靠在床邊聽着鍾志剛的《月亮巴巴》，母親也靠着沙發默默地聽着——她此刻不忙。她只是在那里靠着，也不看我，也不說話。一首既罷，我又放了一首小河的《老來難》，音樂聲中，她聽到開心處莞爾一笑，我看她一眼也笑起來。我不敢妄動，她就在那里，不再屬於那些無窮的瑣事，不再是老一代小一代的保姆，而是我一個人的母親。我想起一次回家，侄兒們不知道去哪裡了，臥室燈影憧憧，電視開着，母親拿着遙控器倒在床上睡着了。我關掉燈和電視，給她蓋上被子。那時候，我也是不敢妄動的。她終於能在片刻的睡眠中屬於她自己。兩首歌放畢，侄兒們又叫起來了。

走的時候，我背着兩個大包出門，回頭看屋裡，母親正在哄哭鬧的小侄兒。我說了聲你不要來送了，就大步往村口走去。走了十幾步回頭看，母親抱着小侄兒跟在後面。外面正飄着小雨，我變得很兇，讓她不要送了，趕緊回去。她說不送不送。我走着走着，回頭再看，遠遠地她還在跟着，看見我回頭她停住了。我也不說話，扭頭快走，走到村口回頭望，村里一整條路空空的，母親已經不在那兒了。

作者：鄧安慶